



中世纪 欧洲史

EEUWEN DES ONDERSCHEIDS:
EEN GESCHIEDENIS VAN
MIDDELEEUWS EUROPA

[荷] 维姆·布洛克曼 彼得·霍彭布
Wim Blockmans Peter Hopper
乔修峰 卢伟 译 宁一中 审校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世纪 欧洲史

DES ONDERSCHEIDS:
CHIEDENIS VAN
LEUWS EUROPA

[荷]维姆·布洛克曼 彼得·霍彭布劳沃 著

Wim Blockmans Peter Hoppenbrouwers

乔修峰 卢伟 译 宁一中 审校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合同登记号：图字：19-2009-047
EEUWEN DES ONDERSCHEIDS; EEN GESCHIEDENIS VAN
MIDDELEEUWS EUROPA
Copyright © Wim Blockmans and Peter Hoppenbrouwers, 2002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世纪欧洲史 / (荷) 布洛克曼, (荷) 霍彭布劳沃
著; 乔修峰, 卢伟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2. 8
(双狮译丛)
ISBN 978-7-5360-6465-2

I. ①中… II. ①布… ②霍… ③乔… ④卢… III.
①欧洲—中世纪史 IV. ①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8156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林宋瑜 揭莉琳 余佳娜
技术编辑：易平
装帧设计：梁丽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3 1插页
字 数 436,000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一章 概念与思路

- “中世纪”、“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1
- 历史时期和社会类型 3
- 地区差异 5
- 哪个欧洲? 6
- 从羸弱到霸权 7

第二章 罗马的遗产

- 帝国的瓦解 11
 - 政府组织/国家经济/乡村化
- 东罗马帝国 16
 - 查士丁尼一世/崩溃与巩固/再度扩张

第三章 民族大迁徙

- 等待野蛮人 23
 - 部落、民族和种族进化
- 大迁徙 27
 - 推动因素与阻碍因素/时间进程
- 蛮族王国 33
 - 蛮族君王/西部的蛮族王国/隔离还是融合? /民族的雏形
- 阿拉伯人的征服 38

第四章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世界两大宗教的形成

- 基督教由古代向中世纪过渡 44
 - 皇帝与教皇的关系/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分配
- 教会组织 48
 - 教士及其职责/教会等级：主教与主教教区/都主教与大主教、宗主教与教皇/教会堂区/教会公会议
- 教义：正统与异端 52
 - 圣徒/隐修制度与隐修生活
- 信仰的传播 59
 - 传教团与皈依/基督教的传播与宗教信仰的融合
- 伊斯兰教 67



第五章 中世纪早期的社会与经济

中世纪早期的社会

73

贵族的嬗变/自由民士兵地位下降/奴隶地位的提高/农奴制、领主和庄园制度

贸易与礼物交换

79

弗里斯兰人和维京人

第六章 法兰克人的世界

墨洛温王朝

86

加洛林王朝的崛起

88

加洛林王朝的百年盛世

89

世袭财产与国家

91

荣誉和血统/封臣与封地

国家的雏形

94

帝国统一的幻想/伯爵与世袭

边缘地带

99

不列颠/摩尔人的伊比利亚/维京人

第七章 加速发展

人口增长

106

农业人口的数量和性质

106

新权威

110

“地方行政体系革命”/地区差异与封建封臣/剩余榨取的变化

中世纪的骑士与农民

114

由骑兵到骑士/宫廷文化：通往上流社会的新准则/分级与分野/农民

第八章 宗教复兴与改革（1000—1250）

改革

125

教皇与皇帝：主教叙任权之争/教皇争夺最高世俗权威

教皇作为教会领袖

131

隐修制度的改革与复兴

133

克吕尼及其圈子/新兴修会/使徒生活与新的精神化生活/托钵修会

虔诚信众的出现

139

“主的和约”与“主的休战”/信众/迫害性社会的出现

第九章 早期的王国与公国 (900—1200)

帝国梦

148

东法兰克王国与西法兰克王国/德意志王国的建立/帝国教会/皇权复辟/
帝国与教士/萨利安王朝的双线作战/霍亨斯陶芬王朝觊觎地中海/
意大利/皇帝与教皇/中欧的属国?

法国

160

英格兰

163

伊比利亚

167

国家的制度化

170

君主国的嬗变/王位成为公职/国家的仆人/哥特风格

第十章 东方权力中心的衰落与欧洲扩张的开始

西方渐具侵略性

181

重心转移/文化多元的东方/十字军征伐的动力/十字军、十字军国家和
殖民地/后来的十字军东征/信仰传播与海外殖民

商业革命的发端

193

交通革命/组织革新/农村的商业化/商品与货币

第十一章 社会的城市化

城镇

210

城镇与城市化/中世纪城镇的形态

自治权

214

城镇特权/公共秩序/公职与公共利益

社会关系

221

城镇权贵/城镇社会/行会

城镇网络

228

第十二章 关于人和世界的思考

希腊遗产：中世纪对人和世界的认识

233

宇宙、地球、人、精神



权威的重负	235
中世纪前夕和早期的高等教育	
加洛林文艺复兴	238
12 世纪文艺复兴：学术革命？	240
文人、收藏家与译者/亚里士多德的复兴/新逻辑学的影响/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大学的形成	
大学教育与 13 世纪末的学术危机	248
大学教育危机/奥康姆的威廉/奥康姆与共相之争/奥康姆的神学/亚里士多德学说遭到批判	
中世纪后期的人文主义	255
意大利的人文学科与新人文主义/意大利之外的新人文主义	
第十三章 在危机与收缩之间：中世纪晚期的人口、经济与社会	
战争、饥荒与瘟疫	264
饥荒与生存危机/黑死病及其传播/战争创伤	
关于人口减少和经济发展的理论	268
1300 年的欧洲：重压之下的社会？/中世纪后期的农业危机/症状/解决方案	
经济危机抑或经济收缩	272
中世纪后期的社会特征	273
开放与封闭/妇女地位	
社会差异与社会冲突	276
城乡差别/新生的“反叛文化”？	
一个普遍贫穷的世界	280
第十四章 国家的巩固	
从诸侯到国家	286
政权的类型/通过战争建国/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制衡/伊比利亚的国王与议会/斯堪的纳维亚的王室联合/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	
推动国家形成的因素	295
王朝、领土、制度和人民/战争	
国家制度与社会秩序	298

最高法院/行政体系的形成/税收/权力的平衡

东方的新兴帝国：俄国与奥斯曼帝国 310

留里克王朝治下的俄国/奥斯曼帝国的形成

第十五章 教会危机与信众转向（1250—1500）

谁是基督教世界的领袖？ 318

关于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新思想

阿维尼翁教皇与教廷官僚体系的发展 321

西方教会大分裂与公会议运动 322

中世纪后期的宗教生活 323

严守教规与贴近俗世/虔诚派与神秘主义/普通信众的宗教体验

第十六章 新时代？

加速发展 334

现代文化的中世纪源头 337

译名对照 340

概念与思路

第一章

从 21 世纪初回顾中世纪，难免会有异国他乡之感。原来感觉很自然的许多概念恐怕都派不上用场了。试想这样一个欧洲：

- 大陆尚未完全开发；
- 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圈子就是所居之地，方圆不过百里；
- 有些中世纪的地名现今仍在使用，但所指的范围可能不同；
- 基督教几乎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 很多地区都比欧洲发达，尤其是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世界。

但走进中世纪的欧洲，就会发现它和我们的时代息息相通。阿兹特克人（Aztecs）^①的文化固然与我们风马牛不相及，但中世纪的文化却和我们密切相关。欧洲社会的许多领域都是从 7 世纪和 8 世纪就开始扩张发展，有加速，有延迟，有衰退，甚至也有某种质变，如城市化和殖民活动。当代欧洲，乃至当代世界的很大部分，都发源自中世纪的欧洲。例如，基督教的传播，语言区的形成，初步具有民族意识的国家的形成，部分地区的城市化，理性 - 经验主义的复兴，以代议制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的出现，商业网络的建立。

换言之，世界人口和世界经济在过去几百年中的持续发展，起点就是中世纪的欧洲。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也在发展和扩张，也会波及其他大陆。就总体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而言，欧洲一直到 18 世纪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尤其落后于中国。但欧洲最终还是强大起来，将它的发展模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而造就这种局面的精神思想和经济制度就扎根在中世纪。因此，中世纪也是欧洲发育成长的时期。

“中世纪”、“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②

如今，“中世纪”经常被等同于“封建”，代表着落后与蒙昧。与之前和之后的时期相比，中世纪很容易被说成是黑暗时代。这种观点从何而来？

^① 墨西哥印第安人，有高度文化，约自公元 1200 年起在墨西哥中部建立帝国。——译注

^② 此处的“宗教改革”是指 16 世纪欧洲改革天主教会的运动，其结果是产生了新教，又称“新教改革”。本书还提到了此次改革之前的多次宗教改革，为表示区别，只有 16 世纪这次宗教改革在行文中加了引号。——译注



从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一些自认为是人文主义者的诗人和学者提出，他们正在告别前几个世纪的黑暗，迈入光明的学术新纪元。著名诗人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k，1304—1374）唤起了人们对古希腊罗马的景仰之情，但他用“黑暗”（*tenebrae*）一词指古希腊罗马之后的时代。自彼得拉克之后，很多人都将中世纪贬为过渡阶段（*media tempestas*，*media aetas*，*media tempora*），处在古希腊罗马和人文主义的黄金时代之间，是一个了无生趣、颓废衰落的时代。

1678年，“中世纪”（*medium aevum*）这个说法在学界确定了地位。迪康热（Du Cange）出版了《中古拉丁语词汇表》（*Glossarium*），旨在将中世纪拉丁语和古典拉丁语区分开来。十年后，塞拉里厄斯（Christophorus Cellarius）出版了《中世纪史》（*Historia Medii Aevi*）。这是第一部中世纪史，从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306—337在位）一直写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Constantiople）陷落。

既然“中世纪”这个说法是人文主义者造出来的，自然也就与负责中等教育的拉丁学校（Latin school）^①和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密切相关。这种学校的主科为古典语言，人文主义思想正是在这里构建了自己的体系。这些学校希望通过讲授名人传和古代文化，包括诗歌和修辞学，把新一代人塑造成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英雄。直到19世纪，欧洲大学都在使用拉丁语教学，从而使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受古典文化熏陶。

天主教国家自17世纪起又对中世纪产生了兴趣，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新教国家仍轻视中世纪，只关注“宗教改革”以来的成就。由是，人文主义者出于学术原因划分出了中世纪，而之后的思想家又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肯定了这种划分。

到了19世纪，意识形态仍影响着人们的历史观。在古典主义时期，中世纪的教堂和修道院不仅无人修葺，还遭到了蓄意破坏（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但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哥特式建筑风格又再度流行，延续了中世纪的建筑理念。在文学领域，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海涅（Heinrich Heine）和雨果（Victor Hugo）等浪漫主义作家都热衷于颂扬伟大的中世纪，将君权、教会和贵族等保守的价值观或公民自由及民族性格等内容投射到了中世纪，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的理性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乌尔姆（Ulm）和科隆（Cologne）19世纪新建的哥特式大教堂拥有当时欧洲最高的石塔。伦敦和布达佩斯（Budapest）的议会大厦，慕尼黑（Munich）的市政厅，都是新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人们按照当前的喜好来描绘过去。一度遭到贬低的中世纪（或者说中世纪的形象）又得到了颂扬。

史学在19世纪发展成了一门学科。越来越多的大学按照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

^① 以拉丁语为主科的私立学校。——译注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1860年出版
雅各布·布克哈特

“宗教改革”等框架来设置教授席位，越来越多的学术团体、书籍杂志关注上述时期之前或之后的历史。这种历史分期俨然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事实。布尔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60年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书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就在于作者完美地讲述了这个历史神话：几代意大利学者和艺术家通过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将欧洲从一个令人窒息的社会（该社会用“来世”束缚人们在“今世”的生活）中解放了出来。

“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字面意义是“再生”，是指古代思想和理想的复兴。它在现代用法中几乎可以指任何领域的复兴，如古代文本研究、建筑和视觉艺术。“人文主义”（humanism）则相对简单。狭义的人文主义是指一种语文学研究，一方面是发掘更多古代文本（通过在图书馆中潜心钻研，或通过将希腊语作品译成拉丁语），一方面是甄别出最可靠的版本。广义的人文主义则指一种更关注人类、关注个人及其内心情感和动机的学术研究。

布尔克哈特关注广义的人文主义，主观地认为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文化日渐欣赏个人成就并认为这种趋势在一场革命性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荷兰著名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已经在《中世纪的衰落》（*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1919）中揭示了布尔克哈特的错误，他可以轻松地在15世纪找到所谓的“中世纪特有的”文化表述，认为它们反映了对中世纪的怀恋而非厌弃。也有学者指出，“文艺复兴”之前就已经出现许多文艺复兴，如加洛林王朝和12世纪的文艺复兴（它们作为分期概念，也已被研究中世纪史的学者广泛接受），说明意大利文艺复兴并非独一无二的新兴事物。

从神学和制度层面来看，16世纪上半叶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也是11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宗教改革运动的延续。因此，它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等概念在历史分期上的作用都有待商榷。不过，新教国家的教育机构为了强调自身的独特性，仍将中世纪与之后的时期截然划分开来。

历史时期和社会类型

“中世纪”这个说法是自命不凡的人文主义者提出来的，又被后来的教育制度进一步强化。我们既然知道了它的来历，也了解了仍在使用它的原因，那还有什么必要继续使用它呢？

人们为了教学方便，经常会根据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数据把历史分成不同的时期。但所谓的巨变总是渐进形成的，旧制度的残余总会与各种新生事物长期共存。而且，变革也不会同时在各地出现，应根据地理位置区分变革发生的时间和快慢。因此，本书在划



分历史阶段时侧重过渡，而非突变，侧重那些新旧事物共存其中的重大变革。

分期的标准更为重要。那些重大的变革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变革？工业化进程无疑意味着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开始出现转变。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早期，不仅出现了制度和宗教的巨大变革，社会类型和经济秩序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这种转变只发生在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了1453年，虽然它也受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影响，从11世纪初开始丧失了大量的权力和领土，但没有垮掉。因此，中世纪虽然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分期，却是以西欧为基础。那么，5—18世纪呢？难道这段时期没有出现类似的根本转变？如果有，又发生在哪里呢？

史学家们不会否认，西欧的城市化进程，城镇的发展和相应的商业化进程，标志着整个社会的根本变革。城市化自然要求更多的人口流向城镇，并且要求乡村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供应城镇。城镇中出现了新型社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心态和价值观。沿海大城镇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网络、海外贸易站和殖民地。15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跨大陆扩张实际是延续了意大利人几个世纪前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扩张。

1750年之前的西欧并没有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且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西欧各地在发展上的差异也相当有限。考虑到历史分期，还有两个问题：

1. 10世纪之后各领域（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变革是否标志着一场巨变，催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
2. 15世纪后这些领域的发展（“现代”国家的形成、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海外殖民）是否也标志着了一种转变，抑或只是延续了500年前就已开始了的发展趋势？

答案多种多样。中世纪研究专家们以10—11世纪为转折点，将中世纪分为早期和后期，早期几乎完全是农业社会，而后期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更为明显。考虑到整个发展的起点很低，进展也非常缓慢，要用几百年的时间才能使革新传遍欧洲，因而要注意同一时期欧洲各地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欧洲南部和西部发展较早，力度也大，缓慢地向其他地区渗透。1200年，意大利中北部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社会，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中部、东部的很多地区仍有原始的农耕和游牧部族。发展水平不一的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推动因素。

单从时间进度或社会类型，无法合理解释这些巨大的历史变革。两者都揭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相互影响。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形成推动力，在某个特定时期，会有某种具体的社会类型占据优势。这就是德国史学界最近所谓“发展水平不一的社会同时共



687年-754年 查理曼大帝建立法兰克王国
800年 查理曼大帝加冕为罗马皇帝
1054年 东西教会大分裂

存的情形”（*die Ungleichzeitigkeit des Gleichzeitigen*）。

因此，我们也划出4—16世纪这段时期，但不是依据人文主义者的理由，而是因为这种分期有助于我们洞悉那些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以下是这些变革的一部分：

- 罗马帝国的衰亡，以及中央集权的帝国官僚体系，以大城镇（*civitates*）为中心的行政体系和生产分配制度；
- 众多野蛮部族的大规模迁徙，之后西方出现了民族形成之前的“君王的人民”（*regnal communities*）（Reynolds 语）；
- 农业产量的提高，为人口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下述变化；
- 大规模的城市化，伴随着商业化和经济扩张（已经有了部分资本主义特征）；
- 奴隶制及其他一些不自由身份的消失（并非所有地区），中世纪后期城镇、乡村和国家中开始出现享有基本权利的自由民，他们是社会的支柱；
- 野蛮王国发展成为君主国及其他形式的前现代国家；
- 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趋于理性化和一定程度的世俗化；
- 新的精神化生活（*spirituality*）的出现，拥有大量信众；
- 12和15世纪书面交际的一系列巨大变化。

这些变革在16世纪之后虽有量变，却无质变。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并没有根本差异，没有社会类型或社会发展中的激变。城市化和世界观的世俗化等主要发展都是从11世纪持续到“旧制度”（*ancien régime*）结束，甚至持续到现在。现代早期的很多新的、“现代”的东西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后期。

总之，本书使用“中世纪”一词，仅仅是因为它已被普遍接受，是出于实用性方面的考虑，而非理论上的原因。本书主要考察4—16世纪，尤其关注当时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本书认为，相比16世纪的改革，4—10世纪（或12世纪）的那些变革更像是根本性的变革。

地区差异

欧洲不同于北美和中亚，只有东部有绵延数千公里广袤区域地形相似、易于出入。地理差异促进了不同文化的长期存在。即便在20世纪，教会和国家机构、交通革命和大众传媒都发挥了强大的齐一化作用，仍有大量的地方文化在生活方式、习俗观念、语言或方言方面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在当前的全球化趋势下，我们很难想象18世纪之前



大多数欧洲人的视野其实就是他们出生或生活的地方。并不是说从来没有人出门旅行，也不是说社会没有流动性或大规模迁徙，只是比较少见而已，人们大多长期呆在某地。这自然导致了经济发展和文化特征的巨大差异。

当时的精英阶层设计的教会、王权或国家很少触及地方或地区层面的日常生活，显然阻碍了上一级政权追求统一的努力。这种地方多样性也给史学家带来了挑战，要写一部涵盖一千多年整个欧洲的文化史，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但这并没有妨碍本书在讨论政治、社会、经济和宗教问题时分析那些重要的文化现象。从这个方面说，本书也呈现了最广义的文化，即人们赋予人生以意义的种种渠道。

哪个欧洲？

“中世纪”这个说法自然只适用于欧洲，但本书所谈的欧洲和地理上界定的欧洲大陆还略有出入。神职人员自然会将基督教世界的边缘看作欧洲的边缘。在传教士的努力下，爱尔兰自10世纪起就已成为基督教欧洲文化的一部分，与东面的斯拉夫各公国的接触日渐频繁，但离乌拉尔山（Urals）和北极圈还有很远。向外扩张的核心地区经常通过征服战争来取得优势，但也会通过和平的文化传播来实现目的。因此，我们要强调那些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发展。

地中海地区无疑居领先地位。在经历了罗马帝国的衰亡、蛮族部落的入侵和阿拉伯人的征服之后，欧洲南部也比北部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发展空间。这与基督教和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Iberia）、西西里岛（Sicily）和意大利南部持久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不无关系。看到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就可以说中世纪欧洲并没有闭关自守。

从13世纪起，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走出了欧洲。他们由陆路前往亚洲各地，试图与中国、印度建立直接贸易联系，当然也为了传播天主教。1291年，热那亚的维瓦尔第（Vivaldi）兄弟乘船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西行往印度而去”。后来便再无音信，不知道他们是否发现了美洲或其他地方。但他们的壮举，反映了一种向外扩张的热情。201年后，他们的同乡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又步其后尘，尽管技术条件没有太多改善，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另一个向外扩张的核心地区位于大陆的另一端，是维京人生活的地区。中世纪早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处在领先地位，很多方面与欧洲东部和西北部不相上下。他们的探索之旅遍布世界各地，并与拜占庭（Byzantium）和中亚发展了贸易关系，在冰岛（Iceland）、格陵兰岛（Greenland）、北美洲、俄国、英格兰、爱尔兰和诺曼底（Normandy）建立了定居点。他们的扩张在11世纪后停了下来。他们的人口发展已臻极限，科技优



1400年前后，没有谁会预言欧洲将会主宰世界。一连串的疫病夺去了欧洲1/3的人口，宗教领袖们也分道扬镳，奥斯曼帝国（Ottoman）正在夺取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残余领土，欧洲西部的国王们还在激战，农民和城镇居民也不断起义反抗领主压迫。

势也已经被追上。北部（以及后来的诺曼人）的入侵势力在各地逐渐被同化，没能形成主宰力量。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扩张一直持续到16世纪，艺术领域的扩张持续更久，说明该地区的基础更为坚实。维京人的社会由农夫和酋长构成，他们偶尔结伴出海，人数不多，与大城镇的市民大不相同。

因此，本书所论欧洲只是与地理概念中的欧洲有部分重合相同。一方面，我们要考察欧洲西部、北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区，尤其是东部，很晚才与南部和西部貌似合为一体（基督教传播、城镇发展、商业化、国家政权的巩固）。另一方面，我们在考量南欧的发展时，也要看它与欧洲以外的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后两地又与远东相连。

从羸弱到霸权

1400年前后，没有谁会预言欧洲将会主宰世界。一连串的疫病夺去了欧洲1/3的人口，宗教领袖们也分道扬镳，奥斯曼帝国（Ottoman）正在夺取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残余领土，欧洲西部的国王们还在激战，农民和城镇居民也不断起义反抗领主压迫。

先知们倒更有可能预言蒙古征服者帖木儿（Tamerlane）会成为未来的世界领袖。他的铁腕统治从高加索山脉（Caucasus）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Indus），征服了巴格达（Baghdad）、埃泽萨（Edessa）、伊斯普哈罕（Isphahan）、安卡拉（Ankara）、大马士革（Damascus）和德里（Delhi）等大城镇。先知们也许能预见到这位暴君将死于1405年，蒙古人的恐怖统治随即结束。先知们也许想过格拉纳达（Granada）、埃及和突尼斯（Tunis）会涌现出强大的穆斯林苏丹政权，但他们也可能会犹豫，因为这些政权虽然建起了雄伟的宫殿和清真寺，但彼此之间却纷争不断，政局不稳。

先知们不会忽略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它的国土面积和整个欧洲一样大，拥有人口多达百万的大城镇，拥有高产的农业和高度发达的行政体系。数百年来，中国的科技和组织水平一直高于欧洲。早在1300年前，他们就已经使用焦炭冶铁、火药、罗盘和以皇帝的名义发行的纸币。他们沿印度海岸探索通商，曾远至东非。中国海（即东海和南海）与孟加拉湾之间海运繁忙，大量的中国商人在外国港口经营高质量的产品。如果说将来会有一个世界霸主，那就是中国。公元1400年的明智之士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不过，世事难料。欧洲在1000—1800年间摆脱了落后状态，站到了世界最前列。

欧洲与其他发达地区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它有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强烈愿望。首先，欧洲在14世纪发明了火器，遂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了跨海航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技术上取得领先后，如何来利用它。



欧洲没有统一的政权。这是它与中国和其他发达地区最重要的差别。15世纪初，中国船队也曾航行至东非海岸。也许，第一个绕过好望角并发现新海洋的将不是达·伽马（Vasco da Gama），而是一位中国人。但1434年，中国朝廷下令停止航海远行。他们已经迁都北京，可以更有效地抵御北方蒙古人的侵扰。大运河的完工保证了首都的粮食供应。大运河长约1500公里，1411年通航，连接杭州和北京附近的天津。中国正是靠了强大的中央政权和不少于欧洲的人口，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

欧洲没有一个政权能集中这么大财力来执行政府决策或彻底抑制商业活动。但总会有统治者想建立这样的政权。几百个自治的公国、身兼邦君的主教所辖的教区（prince bishoprics）、城邦、共和国和农民自治体割据欧洲，时常争斗，动辄发动全面战争。而且，没有哪个政权能长久统治一方。诸侯争霸自然带来了破坏，但也推动了革新。中国却致力于国内稳定，竭力避免革新；皇帝的统治也不仅限于政治，还包括宗教和经济，因而更像极权主义制度。

但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宗教和政治日渐分离。此前，教皇曾与皇帝争夺最高统治权，结果两败俱伤。这也说明欧洲没有真正统一的政权。中世纪欧洲某些地区还出现了城镇自治政权，享有行政和司法特权。随着城镇发展，诸侯势力削弱，这种自治权也得到了扩张，手工业和商业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教会和政府的限制。但教会和政府仍会设置种种障碍，从贸易中抢夺更多的份额。不过，如果他们做得太过分，资本就会逃到其他更安全的地方，继续发展。

各式政权与教会瓜分了权力，创造了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独特条件。这种相对独立的生产和贸易组织方式以获取最大利润为主要目标，政治、伦理、宗教目标则降至次席。它逐渐建立了充满活力的市场体系，四处逐利而不囿于一地。政治、法律、宗教和经济的分权给欧洲企业主提供了机会，其他地方的企业主则经常受宗教和世俗专制统治者的阻挠。出于同样的原因，欧洲更能吸纳其他地区的创新。

参考文献

百科、专题研究、争鸣

Linehan Peter and Janet Nelson (eds) (2001), *The Medieval World* (London: Routledge).

Little Lester K. and Barbara H. Rosenwein (eds) (1998), *Debating the Middle Ages. Issues and Readings* (Oxford: Blackwell).

Routledge Encyclopedias of the Middle Ages, 13 vols to date (200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trayer Joseph (gen. ed.) (1982—2004),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13 vols (with Supple-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men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Vauchez André, Barrie Dobson and Michael Lapidge (eds) (2000—2001), *Encyclopedia of the Middle Ages*, 2 vols (Cambridge: James Clarke).

多卷本教材

Abulafia David et al. (eds) (1995—2005),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7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现代史学

Partner Nancy (ed.) (2005), *Writing Medieval History* (London: Hodder Arnold).

地图

Jotischky Andrew et al. (2005), *The Penguin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Medieval World* (London: Penguin).

Mackay Angus (with David Ditchburn) (1997), *Atlas of Medieval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McKitterick Rosamond (2004), *Atlas of the Medieval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原初文献 (已出版)

Anderson Roberta and Dominic Bellenger (2003), *Medieval Worlds: A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Geary Patrick (ed.) (1991), *Reading in Medieval History*, 2 nd edn (Peterborough,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Readings in Medieval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11 vols to date (2006) (Peterborough,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Speed Peter (ed.) (1996—1997), *Those Who Fought, Those Who Worked, Those Who Prayed, Three Anthologies of Medieval Sources*. 3 vols (New York: Italica Press).

断代史资料

中世纪早期

Collins Roger (1991), *Early Medieval Europe, 300—1000*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McKitterick Rosamond (ed.) (2001),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400—1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ort Oxford History of Europe].

Smith Julia M. H. (2005), *Europe after Rome. A New Cultural History 500—1000*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世纪中期

Barber Malcolm (2004), *The Two Cities. Medieval Europe 1050—1320*, 2 n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